



This is my most fragile,  
yet also  
my strongest part.

# 姐姐

柳营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This is my most fragile,  
yet also  
my strongest part.

姐 姐

柳 营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姐姐 / 柳营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 
2019.1  
ISBN 978-7-5302-1841-9

I. ①姐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4676 号

姐姐  
JIEJIE  
柳营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 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75  
字 数 315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41-9  
定 价 4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卷首

达摩面壁时说：十年无言……



## 1

1971年生的姐姐，自小生活在南方小镇。

小镇有个特别的名字：湖镇。

小镇沿江而建，有沙滩叫白鹭滩，成片的芦苇，白鹭飞舞。水运发达时期，小镇曾是商业氛围浓郁的商埠重镇。小镇现仍存有宋代舍利塔、明清老街。

姐姐长到十七八岁时，已是个标准的南方美人。面孔略尖，白皙里透着红润，眼睛清澈，衣着素净，自带了纯真的娇媚之态。平日里喜欢梳两根辫子，小脸小胸小瘦腰，如春日里含在枝头的尖柳芽，卷了一身的淡雅清秀之气，但细腰下那结实紧翘的臀里，却孕了一股强劲的欲破土而出之力。

正到了懵里懵懂、要惹是生非的年龄。

## 2

阳光里抹了层轻薄的云，是初春的日子，各种花儿都憋了一冬的劲儿，鱼泡泡从水底冒出来一般，纷乱地盛开。

小镇的空气，格外新鲜，古街青石铺地，尘土不扬。小镇东边有座古老的舍利塔，清晨傍晚都能听到塔铃响，铃声清脆幽远，穿越千年，长久不息。

每天清晨，姐姐骑车出门，经门口的青石老街，拐到柏油铺地的主街，往南骑十多分钟，再拐进一条两旁都是柳树的小径，小径通向一家电子厂，姐姐就在那儿上班。

说是电子厂，不过就是十五六个姑娘，坐在几张长桌上，全手工焊接电子板。是耐心的活儿，眼要细，手要巧。

姑娘们依着长桌一字坐开，戴面具眼罩，静下性子，聚了精神，电光飞溅，恍如小小的烟花，灿烂却又枯燥虚寂。

姐姐在这样的枯寂中，每天却心如盛夏。身体虽机械地坐在操作台前，脑子却在春光明媚处：全是他的影子，他的笑脸，他的声音，他后脖子处散发出的热烘烘的气息，他最初牵她手时的样子……样样回想起来，都是羞涩美妙的。

姐姐那掩在防火面具下的嘴角会忍不住咧开来，笑如波水，荡漾全身，腹部处有小小的抽搐，一直往上牵系到胸口，心就猛地跳动一下，身体被惊醒，暗自脸红，一阵燥热。深呼吸，长长吐出口气，轻叹一声，重新专注于手里的活儿，可也就不多一会儿，心思便又飘游到远处去了……

镇上流动着一些闲言碎语，姆妈听在耳里，却也不去问姐姐。偏偏姐姐什么都不知道，大人间的闲话，传到年轻一辈那儿，很快就失灵了。

年轻人在她们自己的生活里，她们爱漂亮的衣服，爱看电影，有逛不完的街，有做不完的梦，喜欢听外面的故事，对未知的生活充满了

期待。

姐姐厂里有个女孩叫燕飞，会弹吉他，这让人很是羡慕。燕飞说，吉他容易学，你们想学，我可以教。下班时，姐姐就随几个姑娘一起去燕飞家学吉他，有时迟了就在燕飞家做晚饭吃，晚饭后继续边弹边唱，嘻嘻哈哈，没完没了地腻在一起打发夜晚漫长的时光。

燕飞八岁时没了母亲，在小姨家生活到小学毕业才回到父亲身边。父亲是镇上的干部，早出晚归，沉默寡言，一直不曾再续妻。也有热心人想介绍女人给他，他似乎并无太大的兴致，倒觉得无羁无绊，省去很多烦恼。几个姑娘在燕飞家混久了，有个叫国文的姑娘喜欢上了燕飞父亲，每天着了魔似的往燕飞家跑。

燕飞父亲怕招是非，避或者躲。

他不敢当真，这姑娘大不了女儿几岁，感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，怎能当真？再说这事要是传出去，还不在小镇上闹翻天。国文可不这样想，谁爱嚼舌谁自己嚼去，她根本不在乎，她的爱情她自己做主，便横下心来，往燕飞家跑得更勤，连走路的身姿里都暗藏着一股倔强，仿佛某些危险随时都会发生，而她早已准备粉身碎骨。

全小镇的人都为此心惊肉跳，这清白小姑娘，什么人不好嫁，非要咬住一个比自己父亲还大的老男人，真是没皮没脸不害臊。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姆妈终于没忍住，问道：“你们厂里的国文，是真喜欢燕飞父亲吗？”

姐姐夹菜的手停在半空，眼睛看着姆妈，一脸无辜样：“不知道呀。”

姐姐确实不知道，姐姐的心思不在别人身上，姐姐有自己的故事。

老男人越躲避，小国文就越疯狂地坚持。那疯狂是静止的，情绪



是稳定的。她每天下班先去市场，再去燕飞家，包里背着水果、鱼和青菜。她先和燕飞学弹吉他，然后再去厨房做饭，她手脚麻利，几乎承担了燕飞屋里所有的家务。从小在姨家长大的燕飞，大大咧咧，性格极好，但并不精于家务，天生缺少母爱，却极爱交朋友，喜欢身边有人做伴，国文的一手好菜，踏实稳定的性情，让燕飞觉到了不同寻常的安心与温暖，她并不反对国文想与自己的父亲好，反正没几年自己也会嫁人，到时父亲上班回家，屋里有个会做饭的，床上有个暖被窝的，多好。

燕飞的父亲像极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悠长阴冷的隧道，他不动声色，面无表情，后背僵硬，看起来纹丝不动。

国文身处炽热的情感中，没有丝毫收敛，蜂拥而来的情欲在内心里如此狂热，几乎将她洗劫一空，她的胸口滋生出一股拉扯之力，是向上的，暗流涌动的、类似于饥饿感的一种魔力，却又是不夸张的，她一声不吭，却身轻如猫，她睁大眼睛，直接钻进同样深长的隧道，她不怕悠长与阴冷，她要见光见日。

这猫含着坚定之力，轻盈前行。她知道，无非是成与不成，无非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她脚底生力，这气里有强烈的灼热感，无论泥石将如何滚动崩塌，她心里有白亮耀眼的光，就是横竖一条心，什么都不惧，去靠近他，去抓住他，去穿越他，去紧紧地拥住他，照顾他一辈子。

她家人慌里慌张地到处给她张罗对象，有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小伙子去她家见过面后，开始了温情而有节制的追求，她视而不见，也不为所动。她身心都置于一处，抱着巨大的信念，非要不可。

她似柔若无骨的蛇，沉静前行，步步为营。她得体妥帖，目光火

辣，却静如娇兔。他深知，这看似平静的底子里，蓄了火山爆发似的岩浆。一个青春灿烂的姑娘的炽恋，给老男人久违的生命之火，惊心动魄。楼道上一次次脚步声响起，门铃叮咚，对他都宛若大炮轰鸣，他将自己层层包裹，其实既紧张又脆弱，他自觉无力招架，只能在她进门前，从后门避出去，躲进后巷里抽烟。烟屁股一地，手指微颤，全身发烫，厚嘴唇发抖。他就如一只将要被捕的小兽，看得见危险，却逃无去路，只能蹲在原地。

也就是象征性地躲避躲避，当听到女儿趴在窗口喊他吃晚饭的声音，他立马乖乖地回去了。他极力克制着，面无表情地坐下来，享用满桌国文做的饭菜，可口入胃，热气腾腾里，燃烧着的都是她的温度。

饭后，她们在厨房里忙碌，他侧耳听锅铲碗筷在清水里的碰撞，听两个姑娘的嬉笑，美妙生动到让他觉得胆战心惊。从厨房出来，她们坐在客厅里弹吉他，他沉默地坐在一旁抽烟，耳朵却偷偷地竖着，她的笑声一次次撞击他的胸膛。客厅的窗帘里透进美丽的夕阳，他看似不屈服的身体里，热浪滚滚，躁动不安，有汗浸满额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越来越享受她们的陪伴，有几天国文因事没有出现在他家时，整个夜晚，他都恍如所失，坐睡皆不安稳。国文在时，他仍不多言，故作深沉，努力让自己保持着一个成熟男人的冷静，目光不主动但也不再闪避，不经意间会被国文的眼睛咬住，也就任由她眼里的光在他的眼里燃烧，火光迸裂，点亮向来灰暗的小屋。

屋里蓄了满冬的春花绿树，春风一吹，便是一场盛景暖阳。

厚实的节制里有不可抵挡的激情，那些压抑着的热烈，看似石墙却薄如脆纸，一经捅破，终将石崩天开，岩浆四溢。

屋外，是爆裂式的流言蜚语，汹涌起伏，大有将他们摧毁之势。

越是狂风，越能激起彼此间寻求慰藉的冲动，他们躲进对方的深处，再深处，融为一体，定了意，铁了心。

陶缸破开，口水肆涌，街头巷尾，流言无处不在。他们俩一同出现在镇上，一个面无表情，另一个自然淡定。流言蜚语与他们擦肩而过，不近身、不入心，他们就这样从老街上过来，最初相隔几步，没多久隔了一拳，后来索性挽起了胳膊。

不多时，风波渐息，国文父母也奈何不得，顺水推舟，明媒正娶，国文正式成了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。

结婚当日，戏里有戏，或许早有人暗自揣测，但神秘故事被突如其来地打开，小镇仍被惊得掉了一大片下巴。

关于燕飞父亲多年不娶之秘密，在暗处隐了多年，这日破了纸，见了光。镇上有一寡妇，大他七八岁，白皙肥嫩，大胸大屁股，无处不丰润圆满，先夫早逝，独自拉扯三个儿子。她与燕飞父亲来往了十来年，竟然滴水不漏，无人觉察。众人感慨，这男人，平日里闷声不响，实在是城府的主。

寡妇夜里迎他进，天不亮送他走。只因自己有三个儿子，他又是镇里干部，也不敢纠缠得太紧，怕紧了他脱身而去，就一直隐忍，期盼着儿子们都独立出去，自个儿无牵无挂了，便可以和他拨云见日，正式搬到一起老死相守。

苦熬了十多年，突然蹿出个二十来岁的妖孽，一口吞掉她吃在嘴里的肉，她有苦喊不出，有痛哭不了。一直憋着，夜里求他顾念多年同枕共眠之情，白日里烧香拜佛，等着小妖孽不战而退，却不想这妖孽定性十足，男人终究是长满茅草的山，点了火，燎着了，还是被烧得个赤裸裸。

男人转身不顾，一句话不留。白天街头遇见，寡妇想迎上去问个究竟，他却掉头便走。躲是男人的天性。寡妇回天无力，长夜不能眠，虚寒逼身，整个失魂落魄，活无可求。抑着，憋着，身体日渐虚弱，想着这十多年来不见天日的隐忍苟且，却换得一个无情的背影。

那边喜迎新人，红纸喜酒鞭炮响，这边旧人骨寒心冷、天旋地转、四分五裂，本想自个儿咬断舌头自个儿吞进肚去，再臭再烂自个儿藏着，至少还能保全个名声，可终究还是沉不住气，屋里待熬不住，扶墙而出，听镇上鞭炮声冲天，想着那具曾经日夜缠绵的无情肉身今几个喜当新郎，老牛嫩草，草原上撒欢，便身心俱焚，腿脚一软，气撑不住身，屁股一沉，索性往街头一坐，头一仰，不再顾天顾地，张开嘴，就如打开了的水龙头，痛痛快快地哗哗啦啦地流了一镇。

真是扬惊天动地、荡气回肠的哭泣与咒骂，道尽了所有不堪入耳的秘密，言尽了不堪忍受的委屈，哭尽了十多年来各自小心翼翼且暗中相守的所有情分。

这寡妇哭空了身子，骂净了欲念，两不相欠，老死不再往来。

咒骂声句句入耳，国文定力足够，不吱声不动色，心虽有不悦，但很快就安顿好自个儿的身心。男人脸色阴沉，眼神逃离，嘴唇轻启，几次欲言又止，她权当没看见。

夜里洗净上床，男人心思沉重，抖抖索索不敢靠近，她便一把将他搂过来，埋进自己柔软滚烫的身体里。男人迎着她的青春，打开他的老酒，在潮湿猛烈、火辣如夏、无限缠绵的被窝里，平息了所有的不安。

在黑暗里，在喘息着的高处和热处，她一口咬住他的耳朵：之前日子不追不念不提，之后一起好好过，你是我身上合法的男人，我是你屋里合法的女人。

男人听了，身子颤动，泪水涟涟，将女子往怀里搂紧，使劲搂住，咬着牙，长长地冲刺，似乎要将整个身体里藏着的欲望与激情全部搓揉进她的身子里，然后边咆哮边抽搐边在心里暗自发誓，要将余生所有的情爱，全都耕耘在这片无限柔韧肥沃的土地上。

天亮后，男人照旧底气十足地穿过老街出门办事。这屋子里的女人，给足了他一切底气。他对街头的目光，通通视而不见，淡定自如。

他知道，那场哭咒中道出来的所有恩怨，只要国文不在乎，这世界便没什么不同。

老街的人需要的仅仅只是人世间的热闹而已，热闹过后，便习以为常。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里，却又热切期盼着别人的故事，揣测和想象着他人的生活，一个故事结束，又渴望另一个故事开始，最好周而复始，永不停息，这日子才不至于太过枯燥和无聊。

### 3

一幕戏降，另一幕戏起。

舌头尖上，流言风起云卷。耳里进，嘴里出。时间消化一切，人人依旧日出起，日落睡。

姐姐依旧早早起床帮姆妈忙些家务，用过早饭，去厂里上班。每天出门，骑上车，迎着光，踩着脚踏板，风拂过头发，鼻尖飘过小镇清晨时特有的气味，姐姐的嘴角总是向上扬着，时不时还会哼出几声歌来，心里头洋溢着甜蜜，那甜味是翻滚和涌动着的，就像浪花儿，朵朵花儿中间，都藏着同一个人。

他，潘水。也是湖镇人，比姐姐大五岁，在省城杭州钢铁厂上班，平时俩仨月回来一趟。这年回家过春节，大年三十那晚，镇上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玩耍，聊天打牌逛街，姐姐也在其中。正月初一，年轻人来姐姐家串门，他也在其中，各自进屋，他给屋里的长辈递烟，闲聊家常，老辈问起省城和他工作的事，他也一一作答。也没什么事，大家坐了会儿，多少有点拘谨，喝了半杯茶，水还热着，就都不安地站起来告辞。姐姐送他们到小巷口，他故意走在最后，与其他几个人隔了些距离，姐姐便也顺着他的步子走。走到巷口，他侧过脸，眼角嘴角荡起笑意：“没想到，你竟然长这么大了。”

之后他又和镇上的年轻人来家里坐了几回，有时午后，有时傍晚。连续一周阴绵的雪雨天后，终于转晴，等到积雪消融阳光明艳的那天，他就单独约了姐姐去小镇后的溪滩散步，看连片的芦苇和成群的白鹭，远处有种菜的农民，近处有洗衣服的妇人。

一前一后走，话也不多，都各自含蓄着，隔些时才吐出一句。走到芦苇的深处，两个人就都站住了，无数只白鹭被他们惊起，飞腾而起，轻盈盘旋，又缓缓降落。他突然伸过手来，拉住姐姐的手，嘴唇微颤：“过两天就要回去上班了，给你写信。”姐姐笑，手抖，心颤，脸红，低了头，继续浅笑，不作声。

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他的信。信是寄到厂里的，传达室的老头递信给姐姐时，眼神如探长，表情暧昧。姐姐知道，小小年龄就开始不安分，是会被镇上人说闲话的。姐姐怕事，怕父母指责，怕走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，这些都让姐姐觉得惊恐却又有按捺不住的兴奋。姐姐接过信，也不敢多看老头一眼，将信收进怀里便匆匆离开。怕读信时被人发现，便在中午休息时躲进厕所去，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，先是快速扫读，之后

是细读，再之后便一字一字地品。那信看似含蓄朴素，却压抑着一颗爱意涌动的心，读得姐姐心跳手软脸烫。读完后收起来，有些晕头转向，也想不好该如何回他信，便索性一封不回。

那边，潘水回省城没到三个礼拜，他和同事对调了两天的班，火烧火燎，周四连夜火车，匆匆回到湖镇。

第二天一大早回到小镇，也不急着回家，就先候在小巷口，静等着骑车上班的姐姐：“收不到你的信，又见不到你的人，心里空洞得很，虚慌得很，总觉得饿，吃了仍旧心慌，你就像是一颗埋在我身体里的炸弹，滚烫滚烫，随时都会把我炸得粉碎。”听了他的话，姐姐也变得滚烫滚烫，之前的种种硬结在心里的担忧便也在这滚烫里悄然融化开，心就活络了起来，之前紧张着的肩膀也松了下来，仰起脸，看着他笑。

姐姐推着车走，他一路陪着。快到厂门口时，姐姐远远地便让他停住了，她不想让厂里的人看到他。他不依，硬是跟着姐姐继续往前，边走边嬉笑着道：“怕什么，有人追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么漂亮的姑娘迟早是要被人追走的，我不现身，倒不是便宜了那些绕着圈、围着你转、胆子却没长全的小兔崽子吗？”

“什么叫便宜了人家，似乎你不追我，我就只能嫁给他们似的？”姐姐心傲，敏感，听不得那样的话。

“我只是怕你烦，我一现身，他们就不敢造次了。”他笑道。

姐姐听了便想，这人自我感觉太好了，但也不愿说穿他，只是轻笑。他见姐姐不吭声，就又发了狠话：“我反正要定你了。”

“这也由不得你呀。”姐姐回了他一句。

“那由得了谁？”他心里慌，孩子气地追问。姐姐也不理他，就快到厂门口了，姐姐一想起传达室老头的脸，莫名其妙地心乱，坚决不让

他再往前送。

他看姐姐真急了，也就站住不动。

姐姐跨上自行车，往厂内骑去。他站在原地，一直等到姐姐的背影消失在厂房内那排法国大梧桐树背后，心里空洞洞的，又站了一会儿，方才茫然无措地背起行李往小镇的方向走，坐了一夜的火车，又累又饿，他决定去老街喝一碗光头王汉的手工馄饨养养气提提神，然后回家补个觉冲个澡。他决定，午后帮老母亲整理一下屋子，之后去理个头，傍晚再重新回到厂门口接姐姐下班。

潘水在小镇上的几天里，用尽心思寻着机会与姐姐在一起。小镇全是熟眼熟脸的人，与潘水自个儿走在一起，姐姐还是心慌，就叫了别的女孩出来，潘水也叫了男伙伴，大家一起玩。其实也无处可去，沿着青石铺路的老街走，一家家店铺逛，绕着小镇转圈，在衢江边停下来看来回的船，飞舞的白鹭，还有捕鱼的鸬鹚，穿蓑衣的渔夫。

小镇旁边有个极小的村子，沿江而建，茂密的树，三四户人家，有碎石铺的台阶下到江里。没人知道他们从何处顺江而来，之前一直结伴依江而活，一年四季在江里讨生活，吃住全在船上。风里雨里雪里，也许在江上漂累了荡久了，就上岸来，先是搭了简单的房子，安顿下来。住久后，地方上给他们分了地，成了当地的农民，却依旧保有江上捕鱼的习惯，养了鸬鹚，晨光暮色里，划一叶小舟，江面上自由地走。

黄昏快尽时，小舟上岸，潘水从渔夫手里买了刚捕的江鱼，又到镇上切了块肉，买了些豆干、花生、瓜子等零食，去其中的一个伙伴家做晚饭。小镇上的人大都随意好客，喜欢家里热闹，潘水下厨做了鱼和肉，小伙伴的母亲又炒了几个家常菜，大家吃得开心。晚饭后，又挤进来几个镇上的后生，一起喝茶闲聊嗑瓜子，夜迟才各自散去。



潘水送姐姐到离家几步外的巷口，站着不动。

夜风吹得塔铃叮当响，听得人孤寂。姐姐怕父母担心，急着想进门。潘水天亮便要回杭州，不舍之情万般浓郁，紧拉着姐姐的手不让走。磨磨蹭蹭了很久，拥抱了姐姐后，方才百般无奈地松开姐姐的身子。

姐姐推门进屋，姆妈还没睡，问：“怎么那么迟？”

姐姐心虚：“大家聊开心了，我又不好意思先退，怕扫了别人的兴。”

姆妈没再说话。

姐姐溜回房间，一颗乱跳的心，许久才平复下来。

#### 4

因为想送潘水去车站，姐姐头天就向厂里请了假，私下却没告诉姆妈，吃了早饭，照旧从家里推了自行车出来。

姆妈拿着她平日里要带到厂里的粉红水杯，紧追几步：“等等，忘水杯了。”她怕潘水久等，心里乱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，赶时间，今天活多，干不完得加班。”

推着自行车小跑几步，跨上车后连着紧踩几圈，车子一下便转入主街，远远就看到他站在五金店那侧的弄堂口，朝她这边张望。

巷口是岑寂的，太阳还没完全露出来，巷子里显得凉飕飕的。他紧张兮兮地站在那儿，看她靠近，整个身子便都在笑意里了，眼里带光，周围的一切都明亮起来，连老街的青石板路都泛起了沉甸甸的光泽，无